

行走中国



总策划：何承伟
作者：陈丹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消逝中的风情



藏地手艺





行走中国

消逝中的风情 藏地手艺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逝中的风情: 藏地手工艺 / 陈丹 著.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7

(行走中国地理文化系列)

ISBN 978-7-80685-820-2

I. 消... II. 陈... III. 手工艺品-简介-西藏

IV.J52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3315号

总策划 何承伟
特约策划 罗小韵
监制 吕石明
责任编辑 汤颖颖
特邀审读 王瑞祥
编辑 李 享
封面设计 李鸿飞 毛文字
版式设计 毛文字 张蓉蓉

书 名

消逝中的风情——藏地手工艺

作 者

陈丹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sta.net.cn

网址: www.storychina.cn

印 制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5-820-2/G·047

定 价

3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10-80486788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03)



总序

江山多娇 魂脉永系

历史文化图书《话说中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后，我随即开始了它的延伸产品——中国地理文化系列的图书出版工程《行走中国》的策划和编辑。与《话说中国》的策划思路一脉相承，《行走中国》系列丛书是要秉持“普及人文地理知识，弘扬祖国民族文化”的编辑方针，结合更多的文化资源，向广大读者倾力推出又一批大众文化精品力作。

《行走中国》，顾名思义，显然要讲祖国的地理知识，讲我们脚下的这块大地的故事。但如果光讲自然地理，不讲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大地上的人，不讲我们民族的先人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绚丽的文明，也许难以激发我们对中华民族生存的这块大地的激情，更难以激发对曾经为她付出辛勤劳动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先驱们的崇敬，我们面对的这块大地会因此失去光彩，这套丛书也会因此失去灵魂。

显然，《行走中国》要做到人与大地的结合，也就是地理与文化的结合。这就是编辑出版这套地理文化系列丛书的宗旨。

面对祖国神秘的高原、险峻的峡谷、辽阔的草原、巍峨的群山、万年的冰川、奔腾的大河、澄净的湖泊、浩瀚的森林以及这自然界的万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在中华民族生存的这块大地上，我们拥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质地貌和自然风光。

《行走中国》将带你走进被誉为“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探寻世界上最幽深、最奇险、最壮阔的地质地貌：峻美的雪山、圣洁的湖泊，就像高原神灵的化身，神秘而美丽。而每逢盛夏，广袤的草原之上，杜鹃花盛开、点地梅争妍、黄羊奔突、野驴悠闲、云雀恬唱、雪鸡盘旋，又完全是一派动植物天堂的景象。

《行走中国》将带你走进中国乃至世界地理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地区。发源于青藏高原冰山雪峰中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三条大江并肩南行， flows 直下、一泻千里。“三江并流”的名字由此而来。在这里，山河险阻，雪峰林立，高大的雪山和滚滚长河构成了滇西北地区大山大水大气派的地形地貌，也成就了一块神奇雄壮的土地。身临其境，人们的精神就会飞越万水千山，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圣洁的世界，那样洁净、明亮，没有一丝杂质。

《行走中国》的力量，不仅使我们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惊叹、所感动，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造化所折服，更使我们的灵魂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力量所震撼，那

就是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生生不息，在历史长河里所创造的灿烂文明。

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的文明遗迹。这些文明遗迹，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是具实的；有的深处崎岖险地、有的遗落于风景绝胜，它们长存于天地之间、和谐于自然之中，依附于大地也照亮了大地。而如果说最具代表性、最密切地关联着中国自然地理的古代文明遗迹，则无疑要数绵延万里连接中西商贸及文化交往的古代“丝绸之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万里长城，以及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的旷世奇观——古代建筑地标。

这些也正是《行走中国》要带你穿过的必经之路。

在这几条路上，我们将充分了解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前如何打通连接欧亚大陆之路，为世界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将充分认知，中国古代建筑，如何独树一帜，并影响了许多亚洲国家，成为和伊斯兰建筑、欧洲建筑并列的世界三大主要建筑体系之一；我们会更加坚信：长城，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来入侵而建造的，她绵延万里的雄伟身姿，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象符号，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每个中华儿女，都为祖国拥有万里长城而感到骄傲。

《行走中国》，让我们循着大自然的瑰丽，沿着古文明的踪迹，期待着一次次震撼和感动。与此同时，一路走去，我们将接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同习俗、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不同民族，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华夏大地异彩纷呈、魅力无限。正是这些绽放在中国大地上绚烂的民族之花，给沉寂的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和魅力。一路走去，我们还将沿着历代英雄的足迹，遥想他们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以激励自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壮丽的自然风光，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国的瑰宝。在大地之上建设着家园、创造着文化、守护着文明、延续着民族精神的华夏儿女，更是这片神奇土地永恒的灵魂。《行走中国》，固然是对中国自然地理、历史文明的一次深刻的记录，更是一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激情呈现。

我深深地相信，读完《行走中国》，你会更加热爱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块大地和生活在这块美丽大地上的人民。



何承伟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编审
《话说中国》《行走中国》总策划



目录

总序 江山多娇 魂脉永系.....004

序.....009

第1章：方寸之中的佛国——擦擦.....010

第2章：果果的陶罐.....020

第3章：浓墨重彩的宗教艺术——唐卡.....034

第4章：寻找易贡彩虹刀.....042

第5章：鬼神的具象面孔.....048

第6章：记录在木板上的信仰.....058



第7章：泥塑——用“心”从泥里“请”佛.....066

第8章：藏地铜器和“云南制造”.....074

第9章：闪耀在藏区的云南银器.....082

第10章：尼西黑陶——黑如漆 光如玉.....090

第11章：织得天上一段锦.....098

第12章：一沙一世界 一石一天堂.....106

第13章：铺天盖地的绚烂.....114

后记.....126





序

植物可以用作染料、羊毛可以织成锦缎、树皮可以变为纸张、泥土可以烧成陶器、矿石可以磨成颜料或冶炼成金属……聪慧的人类很早以前就知道利用大自然的恩赐来为己造福，在今天的藏区，我们依然能寻觅到这些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最古老的传统手工艺，墨竹工卡的制陶、杰德秀的纺织、易贡的藏刀、尼西的黑陶……人类最初的智慧在今天依然闪现着耀眼的光芒。

说到藏区，多数人只会想到西藏自治区，其实藏区并不专指西藏地区。按分布区域划分，藏区是指藏族同胞生活、聚居的所有地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区的所有藏族聚居地。

在整个藏族手工艺术的构成里，宗教艺术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藏族人民将无比的虔诚全部地注入到了完美藏传佛教艺术之中。藏传佛教艺术是西藏化了的佛教艺术，是西藏本土艺术对印度、汉传佛教艺术的吸收和融汇，在其形成的早期还吸收了尼泊尔、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等地的艺术风格。一千多年宗教与艺术的历练，终于在世界屋脊形成了独具雪域高原特色、为世界瞩目的藏传佛教艺术。藏传佛教艺术涵盖建筑、雕塑、唐卡、壁画、酥油花等诸多艺术门类，是藏地历代高僧大德、众多艺僧、民间艺人亲自参与制作，凭借与生俱来的对宗教的虔诚和自己的聪慧与才智，奇迹般地创造出的文化珍宝。

我在藏区多次行走的途中，常常被那些手工艺人的工作状态所打动，他们是那么的安静，可以用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去专注地绘一室壁画、塑一尊佛像、画一幅唐卡……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创造的不是一件物品、一项手工、一种艺术，而是一种精神与信仰的承载体，整个制作的过程就是一次礼佛的过程。

当今，工业化生产的日用品、工艺品充斥市场，但却没有了制作人的体温和感情，失去了生命与灵性。生长于藏区的有着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各种传统手工文化艺术，能传承到今天，大都顽强地撑过了几百、上千年。但由于近二十年来工业化和经济的急速冲击，它们大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如果这些文化消失了，那将意味着——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一部分精神精髓将随风散去。

太神奇了！我完全被它们迷惑。那种爱恋生出的企盼简直可以让我用自己当时所有的藏品去换取对一个擦擦的拥有，而擦擦也成为我期待进藏的一个强烈的理由。

第 1 章 方寸之中的佛国——擦擦

擦擦的来源

第一次见到“擦擦”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中，当时，我被这些只有方寸大小、但却精美无比的宗教物品震住了。从指甲盖到巴掌大小的一个个脱模泥塑，竟有成千上万种图案，哪怕只有一两厘米，却也能从小小的浅浮雕佛像的眉眼间传出神来。太神奇了！我

的习俗起源于印度的石板塔肚存放圣物的风俗习惯。”这是意大利藏学家 G·杜齐先生在《西藏考古》一书中说到的。有的朝圣者为了向菩萨还愿，用钱物赎来擦擦，供放在自己认为具有灵气的地方，于是这些寄托了意愿的小泥佛被带到千里之外的地方——据说，最初擦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由佛教徒们从印度传入

那是一个精美绝伦的双身时轮金刚，4 个头每头 3 只眼，24 条手臂层层叠叠向四周放射，每只手都持有不同的法器，身前拥抱明妃，脚下踩踏恶魔……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清晰、每一根线条都那么精准漂亮！

完全被它们迷惑。那种爱恋生出的企盼简直可以让我用自己当时所有的藏品去换取对一个擦擦的拥有，而擦擦也成为我期待进藏的一个强烈的理由。

那以后，查阅大量有关擦擦的信息成为我乐此不疲的事情，对擦擦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擦擦，起源于印度古代及中世纪中部和北部方言中的一个词汇，与塔有密切关系……在塔内存放‘擦擦’

西藏的。

擦擦其实是一种脱模泥塑，是泥制的各种小佛像、小佛塔等，常见的表现形式有高浮雕、浅浮雕、圆雕，均用凹型模具挤压脱模，然后晾干，大多数直接晾干成型使用，有的会再加烧制或彩绘。此物属一种圣物，多流传民间，一般与玛尼石、经幡形影不离，常出现在佛塔、圣山洞窟、神湖边、玛尼堆和转经路上。擦

擦最早被作为佛塔内或佛像腹腔的填充物，这样的佛塔、佛像才被认为具有神佛灵气。

这样，在神山、圣湖边的路口，人们都修造不少存放擦擦的小房屋，约一人高，俗称“擦康”，即擦擦神殿。擦康为通称，不同用途的擦康有多种。在擦康放满擦擦之后，再用墙把它围起来，只留一个不太大的口，为的是让朝圣转经的人们不断放置新的擦擦进去，日积月累，擦擦越聚越多，以至成千上万。藏族人认为绕这样的擦康转一圈，就等于向佛菩萨行了无数次礼，念了无数次经，可以减轻自己的罪孽，增加福慧。

后来，随着佛教文化的发展，神佛形象的不断丰富，擦擦的作用不仅迅速扩展，原来单调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多彩起来。神、佛、菩萨、本尊、护法等，应有尽有，成为一个微缩的佛的世界。

擦擦的造型也千变万化，有圆、方、三角等。画面构成规格不等，少则一尊佛，多则百余尊佛像。最小的擦擦直径只有1.5厘米，最大的高于30厘米。

堆得小山样的精美古旧的玛尼石和擦擦，我只敢无限留恋地使劲看了又看、毫不吝惜地拼命拍照，完全没敢有一点想将它们据为己有的念头。

但是，人性的弱点最终表现在我身上，记得那是在昌都强巴林寺外，我和好友巴桑一起转玛尼堆，在一座擦康里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5厘米大小的泥擦擦，看见它，我走不动路了。

那是一个精美绝伦的双身时轮金刚，4个头每头3只眼，24条手臂层层叠叠向四周放射，每只手都持有不同的法器，身前拥抱明妃，脚下踩踏恶魔……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清晰、每一根线条都那么精准漂亮！虽然是个新做的擦擦，但那却是第一次进藏的我见过的最复杂、最精美、最震撼的，我将它捧在手心，爱得简直都要哭了，久久久久地不想放回去，心里那个痛啊！

怜香惜玉的巴桑见我那副样子，顿生同情，不惜犯大忌地对我说：“我来拿吧！我是藏族人，不会有太重的惩罚的，再说，我们是拿回去供奉，又不是拿去卖钱，主人会原谅我们的……”意志薄弱的我动摇了，



我拥有的第一个擦擦——精美绝伦的双身时轮金刚，它一直是心中的珍爱。

我的第一个擦擦

大约三年后，我如愿来到了藏区，但那时我已经明白，宗教物品是不可以随便取走的，因为那里面寄托了放置人消灾祈福的意愿，拿走它们说轻了是不尊重别人、未经许可取走别人的东西，说严重了随便取走宗教圣物的人会招来报应。所以，当我看见路边那

内心激烈地斗争着，手心攥出汗来。最终，还是将那个擦擦交到了巴桑的手里……战战兢兢地转过玛尼堆，在钻出外围的经幡架子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我只觉头顶被重重地一击，如同地球爆炸，满眼火光四溅金星乱冒，摔倒在地上，头痛到眼泪迸出来，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直到巴桑赶上前将我扶起，责怪地说：“瞧你，过门框也不低低头……”

我一直诚心地坚持认为这是对我的惩罚，一定要巴桑陪我到强巴林寺做布施赎罪，还将我们在路上采到的一棵巨大的灵芝献给了寺庙，心中祈求了无数遍的饶恕。然后，才稍微安心地留下了那个擦擦，那是我拥有的第一个擦擦，我一直将它视为心中的珍爱。

四种擦擦

后来到了拉萨，逛八廓街时我发现市场上有擦擦出售，于是心安理得地开始大量购买，新的旧的、残的好的、泥的砖的、一色的彩色的……我一概收购。后来进藏八次，我收藏的擦擦数量已经小有规模，随着眼光越来越好，藏品也越来越精，对擦擦的了解也就有了深入。

擦擦在西藏也是有等级之分的。通常我们所见的属最普通的一种，这种擦擦用一般的泥土制作，成本低廉，在民间流传很广。制作时在泥佛的背面嵌入青稞或其他吉祥物之类，以寄托制作者对美好生活的祈望。有的制成之后放入火堆烧制，成为不

更为珍贵的一种擦擦是活佛的骨灰与泥土掺混在一起制作而成的。西藏历史上，寺庙高僧圆寂后多实行火葬，这是西藏丧葬礼仪中最上等的一种葬法，一般只有活佛和得道高僧才可享用这种“升天”方式。西藏传统习俗中，那些被人们奉为神明的高僧去世后，人们还要为他们修造佛塔，再将高僧的骨灰和泥土制成的擦擦放入塔中，这样“佛身”可同样赐福于人间。这样的擦擦是很珍贵的。

最为稀有难求的一种擦擦叫“布擦”。藏传佛教仪轨中，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及少数大活佛圆寂后要实行塔葬。在塔葬之前，对活佛的法体要进行较长时间细致、严格的防腐阴干处理，即用盐巴、藏红花等各种名贵药物将体内血水吸干，然后再塑成金身，这样法体就可以置于金质或银质的塔身内，供人膜拜。寺庙僧人将那些浸透活佛法身血水的盐巴或其他药物与泥土融合，制成“擦擦”，称之为“布擦”，“布”为法体之意，“擦”即泥佛。

这是最为名贵的一种擦擦，主要用作护身符。

“布擦”在民间除了做护身符外还可食用，虔诚的藏人认为布擦具有医治百病的作用，并有诸多例证在民间流传。可想而知，“布擦”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神圣！正由于它的名贵，一般人很难得到，历史上只有大师们的亲属、官宦，以及贵族才可受赐。

怕水的砖质，有的经过彩绘后再烧制，那就更为讲究。

还有一种药物擦擦，造型与一般擦擦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颜色稍有不同，因为这种擦擦是用不同名贵药材合成制作，其中有珍珠、玛瑙、藏红花等等，所以此类擦擦也很贵重，因为它不仅含有精神寄托的作用，更重要的具有物质价值。平时外出带在身上既能抵挡邪气，遇到身体不适时也可取此治病。

藏人相信如能带上布擦做护身符，可抵挡一切邪恶、确保平安，并且有刀枪不入的万能超常功效。而且，“布擦”在民间除了做护身符外还可食用，虔诚的藏人认为布擦具有医治百病的作用，并有诸多例证在民间流传。可想而知，“布擦”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神圣！正由于它的名贵，一般人很难得到，历史上只有大师们的亲属、官宦，以及贵族才可受赐。

南亚风与汉文化的影响

擦擦是宗教产物，藏传佛教的发展与变化对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体积小、便于携带，擦擦的流动性很大，这给它的地域特征和风格的划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只能从大体上总结出它们的艺术风格和年代特征。

我在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遗址和托林寺看到的壁画不同于西藏其他地区，里面有着明显的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菩萨造型柔媚，曲线毕露，乳房浑圆高耸，神态安然随意，姿势会用到随意的半侧身，不讲究画面的对称和规范。这样的画作很有感染力，让人能透过它们感受到画师的自由和创造。

擦擦造像因受了绘画、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影响，许多装饰性元素被运用到擦擦模具的制作中，这个时期西藏南部诸邻国的艺术被融进小小的方寸佛国中表现出来：神佛体态生动，神情变化丰富，蕴涵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风韵。阿里的古格、托林寺，日喀则的白居寺、夏鲁寺一带的擦擦多能寻到这种痕迹。

亲自做擦擦

后来，因为对藏文化生出了超乎寻常的爱，我决定到拉萨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四处游走，几乎走遍了藏区，当然，没有再拿过一个擦擦，但却在各地买到了不少精品，也因为情谊和缘分得来了几个珍贵的馈赠品。

每每遇到要好的或是有相同爱好的朋友来访，我总要搬出我的宝贝与大家分享。一次，一位藏族好友看了我如此浩大的收藏，语重心长地说，这样不好，擦擦是用来供奉的，不是收藏品。我赶紧声明这些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不是从擦康拿的，他说：“就是因为有你们买，才会有人不停地去拿，我们西藏的宝贝都这样流失了。”我哑口无言，他说的是对的。我心情矛盾而沉重了好几天都无法释怀，有些问题是个人的力量和行为无法改变的，在此就不多说了。

之后，我去了八廓街，买来了一大一小两个铜质的擦擦模子，请朋友帮我从墨竹工卡县带来细腻

日喀则名寺夏鲁寺建寺时（公元►
1024年）烧制的一批擦擦，后
来寺庙翻修时上过色。



随着汉藏文化的交流增多，西藏后期的宗教艺术被注入了大量汉文化的元素，先是形成了汉藏交融的格局，后来使西藏绘画进入一种公式化的阶段。西藏佛像绘画度量经形成，壁画、唐卡、雕塑、擦擦模具里的佛像有了统一的标准，艺人有了学习和实践的依据，藏传佛教艺术达到顶峰。

的陶土（当然一般的土也行），又到老街的青稞酒作坊要来一把青稞——我开始做擦擦，我要做很多很多擦擦，将它们放到西藏的土地上，稍微弥补一点我内心的愧疚。从那以后，一到周末，同事们就会看见我穿一条脏兮兮的牛仔背带裤，在办公室的晒台上和泥。

我学着专业擦擦制作者的样子，抓一把泥放在

平滑的地上，将模子盖上去，用一块石头“梆梆”地敲几下铜模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揭开——当我的第一枚擦擦诞生时，我看着它笨笨拙拙地躺在那里，心中无限地欢喜，由于泥太稀了，佛像的脸有些模糊，但是我却爱得不行。当然，后来我的经验积累多了，技术日臻完善，做得就越来越好了。

刚刚脱模的擦擦要阴干，日晒会让它裂开。未干之前在背后嵌入青稞，我的总编嘉措老师说一定要是单数，因为藏族人认为单数是吉祥的。他说有的人还会在里面装入一点经文、衣物、头发或是别的祈愿物。擦擦积累到一定数量后，请喇嘛念经开光，再放到擦康里去，这样，可以为生病或去世的家人寄托祝福。

便于传播的宗教形式

嘉措老师看着满身是泥忙得不亦乐乎的我，总在一旁和善地笑，我想，我可能是他见过的第一个制作擦擦的外族人。

需要任何专门的材料，只要有泥土和一点水即可随时随地地制作。所以，擦擦在西藏民间供奉神佛的圣物中为数最多，分布最广。

当然，要想制作出精美的“擦擦”，首先必须有一个精准的、符合造像量度的模具。模具造型的好坏和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工匠的技术水平。模具的制造者通常是寺院里有工巧技能的僧人或是上师，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高超，甚至连细微末节都能刻画得非常精当。但有时民间的工匠艺人也制作模具，那些脑袋大身体小、或是手脚长度不成比例的拙朴可爱的擦擦就多出自民间。

擦擦作为藏传佛教艺术雕塑的一种，其流传的范围和数量都要比大型的泥塑更为广泛，这是因为擦擦的制作方便简单，只要有模具和泥土，在哪里都可制作；其次，它符合了一般老百姓的信仰需要，即花少许的钱就可供养佛菩萨等，以求善业功德；第三，作为一种方便的信仰法门，它更容易让广大的百姓欢迎和接受。

在西藏，制作擦擦的通常是一些游僧或生活贫困的佛教徒，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自己今生多积善业，另一方面将此作为一种谋生的方式。他们整日在转经路旁或人多集聚的圣地屈膝虔诚地做着擦擦，过往的人向他们施舍钱物或食品，表示信教人的善意。

在西藏，制作擦擦的通常是一些游僧或生活贫困的佛教徒，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自己今生多积善业，另一方面将此作为一种谋生的方式。他们整日在转经路旁或人多集聚的圣地屈膝虔诚地做着擦擦，过往的人向他们施舍钱物或食品，表示信教人的善意。模子一般为铜、铁质，也有木质和陶质的，因为它体积小，便于随身携带，不需要技术，也不

我的擦擦没有开光仪式，只有我在制作的时候倾注的心血和诚挚的祝愿。做完后先给每位同事赠送一枚，然后带到寺庙或是转山的地方去放置。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个擦康里看到一枚后面有英文“CD”或者“Chendan”的泥擦擦，那就是我做的。

擦擦在西藏的流传

严格地讲，擦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较系统和大规模地在藏区制作是在10世纪以后，特别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直至今天的时段内。

吐蕃晚期由于朗达玛的灭佛，致使藏传佛教几乎濒于灭绝。从藏族文化史的发展角度看，藏传佛教的再次复兴和藏传佛教艺术的西藏化过程，几乎都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以后才逐渐完成的。从这个意义讲，后弘期时期的仁钦桑波大泽师、阿底峡尊者、益希沃国王等对藏传佛教的再次复兴与发扬光大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古格王朝在这场佛教文化的复兴运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

藏传佛教后弘期，擦擦的制作已逐渐走向规模化，并开始摆脱了早期印度式的大量翻制，形成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风格特征。

从有关史料来分析，后藏叶尔巴寺的擦擦与恒河谷地重要佛教遗迹挖掘出来的许多泥制擦擦是一致的。这一类型的样品，在菩提伽耶、那烂陀、拉呼姆普尔，甚至中缅甸的若开邦等地都有发现，年代大约在10—11世纪之间。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擦擦这类小型的佛教艺术品，首先是在圣地印度大量制作或出售，其后被虔诚的朝圣者或是商人们带回西藏，供于佛塔和佛龛之中。叶尔巴寺的擦擦或许就源于此。

随着佛教在后弘期的迅速发展，擦擦的大量制作和传播，致使早期使用的印度式模具变得模糊不清，以致不能使用。也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藏族的工匠们才开始制作新的模具，而新的擦擦模具的诞生，也就必然带有西藏地方化和民族化的鲜明特征，从而使擦擦这种佛教艺术具有了藏文化的审美风格特征。

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艺术对周边民族及中原内地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藏传佛教在新疆、内蒙古、云南、四川、北京等地的传播，擦擦也开始流传至这些地区。擦擦自吐蕃时代传入藏地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约在13世纪时开始走向民族化的过程，并在各大寺院和民间普遍流传，成为藏传佛教艺术中数量最多、流传最广的雕塑种类。





在藏区，擦康和玛尼堆没有严格的划归，常能看到擦康里摆放着玛尼石、玛尼堆的空隙里塞着擦擦，它们和佛塔以及转经筒一起，

组成了藏人精神祈愿的神圣之地。人们就这样一生一世地转绕着，专注而虔诚地祈祷、祝福着来世与今生。